

郑凡 等著

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



QUANQIUHUA SHIJIAO DE ZHONGGUO YUNN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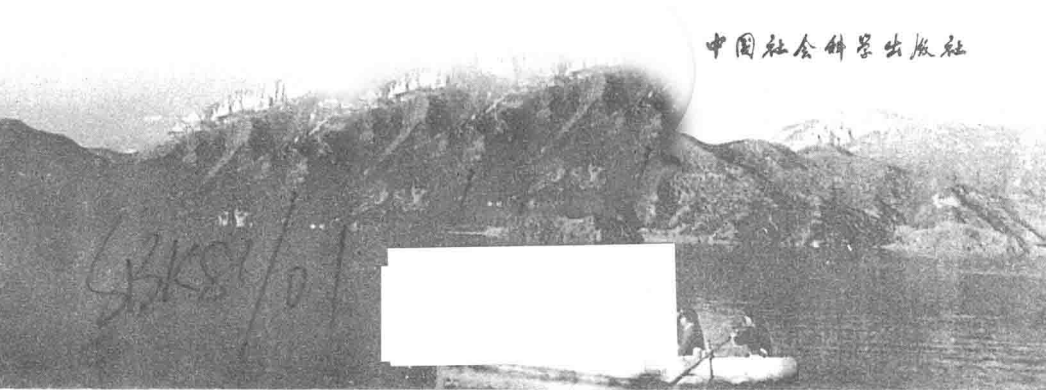


郑凡 等著

F127.74
Z433

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视角的中国云南/郑凡等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04-4722-1

I. 全… II. 郑…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
究—云南省 IV. F1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41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李晓丽 李 铭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涉及两方面内容——

问题域之一：作为中国的西南边疆省份，云南是怎样一个地方，它在哪些方面具现中国国情特色，如今全球化的影响又给它带来了哪些新现象？

问题域之二：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现象要怎样被指认出来，是什么人、用哪些方式方法来做阐述，这些方法各有什么样的中、西学术背景？即使任何文本只可能包容有限的调研案例和理论思考，它能不能对同类的调查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以上两方面问题是我们这个研讨小组在一年来的多次讨论中反复向自己提出的。它们涉及怎样给调研对象和我们自己定位，从客观到主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定位在科研实际中相互缠绕。

借助几乎成为常识的基础资料，很容易为云南这个地方在全球视野中定位：云南省地理位置为北纬 $21^{\circ}8'32''$ 至 $29^{\circ}15'8''$ 、东经 $97^{\circ}31'39''$ 至 $106^{\circ}11'47''$ ，它在中国国土总面积中占 39.4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 8 位，但省内山地多达 84%；它的总人口 1996 年末达到 4041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1360 万人，中国 55 种少数民族在这里有 51 种，其中人口超过 5000 人并有聚居区的有 25 种；云南省目前下辖二级行政单位 17 个、三级行政单位（县级）127 个，其中 28 个县与外国接壤，边界线总长 4060 公里……这些列举可供概况了解，但与学术上的创新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们仅属于特定角度的宏观、静态的资料。至于微观资料的积累，如果没有反映动态的和内在于地方群体本身的意义，在科研需要来看也不尽可靠。在媒体传播和旅游观光都空前发达的这个年代，似乎终有一天，云南地理风物的全体——

至少是其“典型”，都将被记者和旅行家们搜罗殆尽，让那些图片、影像片被剥离身体的外衣，寄存给博物馆文化或 WEB 网页的文化。但就算有这种可能，人文、民情的日常面貌呢，它们岂不是附着于人们的躯体和言行、变动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交往中吗？这样看，则地方和人群无所谓典型，普天之下莫非“谜”土，率土之滨莫非“奇”民，什么都值得研究、再研究。有一位云南籍的学者，曾经以描述本土某族群聚居地特殊生活形态的人类学著作，获得了国外人文科学大奖，他的辛勤调研做得踏实，然而有正式报道说，该著作仍被挑剔的国际同行专家（并且是注重研究“地方性知识”的专家）评论为没有更准确地传达当地人的心理索求。这表明即使是本土学者，要致力于内在性的发现也并不容易。

学术研究按一定的规矩来划定其方圆，既不像掌握各行业统计数据的官员有时自认为看透了云南，见数字不见人，看结果不看动因，所以再没有秘密可论；又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或旅游业广告，过分渲染和炒作云南的“神秘”（恰如西方人渲染“神秘的东方”、“神秘的中国”），诗意的表达固然是无所不可，学术上则要警觉，不要把作者自己的猎奇心态投射给乡土对象，更不是行使话语权把差异现象夸张到固化、“他者”化，只顾填充研究者一己的文化资本。所以我们也不妨倒过来，从隐藏在任何研究背后的作者自己及其理论假设来自问：作为解说者的我们自己是一种什么角色，我们何德何能，借助什么样的方法论传统和调研手段，最终有多大的可信度来诉诸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本书所涉及的村庄、边境、城镇、人群，就地理区域而言大都定位于云南，然而经由我们这一群身在云南的中青年学者之手，用调查研究的方法，直接体现为文章的写作和表达，它与 20 世纪后期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所讨论的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不期而遇，换言之，折射了中国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研究方法传统上某种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矛盾。说实话，我们这个研讨小组这一年来，从如何回顾自己的调研过程、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如何反思文章的写法这一类 ABC 问题讨论起，最终我们实践的大概是，以社会学的学科眼

光为基准，同时或多或少借取了相邻的人类学、政治学和哲学思路，趋近于含义稍宽的社会理论范式。

有了一定的学术之规，好比有了旅行家们的拍摄构思，或政府官员的统计口径。以社会科学的基本观点看，要想使微观与宏观、动态与静态相呼应，调研实例与理论思考的结合是惟一之途。理论的作用首先就是确定基本假设，找到今日云南与外界的、时代性的联系要点在哪里，由此确定下我们的研究选题——从全球化视角看中国的云南。

全球化，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与地域性、民族性相对立的，至于全球化与地方性、民族性如何相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多全球化研究者已经在作这样的思考，并且好像比较倾向于全球化与地方性、民族性可以在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上相安无事、共同生存的观点；但愿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第一章）

应该说，对于“全球化”这个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被广泛认同的界定，但是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在讨论全球化。在经济学中，全球化指的是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扩展；在国际关系中，着重于国家之间关系密度的增加和全球政治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关注的是概念化的“全球史”；在社会学中，全球化主要关注全球范围内社会密度的日益增长和“世界社会”的出现……如果说全球化作为一种现象，不仅是经济资本的全球化，也包含了文化意义上的信息、技术的全球化，那么作为构成经济要素的“人”的全球化似乎也是势不可当的，人的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人口跨越国界的流动与迁徙……（第三章）

我们看，在云南既有来自欧美，长年逗留在若干小镇的若干条“洋人街”，破裤子烂衫体验乡间自由，乐不思“洋”的老外，又有符号消费走极端，只认 Adidas 或 Nike 品牌的本土“新人类”；既有地理

和历史人文条件所造就的边寨居民，早已自在地出入国门，又有境内外地方政府近年来在经贸及其他事务中的互动合作，他们体现的都是“有边陲而无边界”（吉登斯语），全球化（globalize）与地方化（localize）这一当代世界的双向进程。同一道理，有关全球化的研究本身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使这个话题地方化、本土化，它也可能像近几十年来潮起潮落的种种西式学术时髦，从似是而非的解说迅速走向销声匿迹。因此，我们与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概念标签，不如把它用做透视新旧现象的视角，用它来观察和整理迄今还较少被纳入地方性研究的那些现象或原因。反过来看，是否描述了曾经被忽视的现象，能否给旧的解说增加新意新元素，应该是我们这种研究的基本检验尺度。

即使对中国西部的云南，也不要再想当然地把所有村庄看成一土到底，在有的事情上它们比蜗居于城市公寓做学问的我们还要“洋”得快或“洋”得自然。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难，有时倒反而是知识分子们给自己设下的理论陷阱。实际生活中的协调，常常伴随着文化“单词”的简单置换式的加减法，自然而然地发生，只因为哲学上的所谓主体就在实际生活中。在市场交换中，要过日子、要找钱、要跟外人打交道就自然地要变化。那么问题返回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怎样去了解 and 解说今日的村庄？实地调查当然是更多地接触乡土，但调查怎样结合理论——特别是在今天令我们左右为难、土也不是洋也不成的种种理论冲突，这大约就是困扰我们自己的土洋之际问题，变一种形式的全球化问题。

……在丽村，联想它“像中国西部为数不少的村庄”，有两点含义值得说。按云南研究界的标准说法，云南具有少数民族的多样性、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的多样性，我想补充的则是：今日云南，既出现了新特色的“国际性”，又仍然具有中国内陆较典型的“西部性”。这两点在一定意义上相互依

存，因为地方穷值得给予“人文关怀”，也因为地方性的笨拙，内发的投资需求还不够旺盛，所以在各个领域，云南的外来项目暂时还是以援助型而不是投资型居多。诸如扶贫试验、禁毒干预、林区和江河保护、传统文化与社区自立的尝试、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跨境人口问题的疏导、基层民选的观察和扶持，总之，援助型的含义是社会试验性的……（第二章）

在中国各地，全球化现象当然是附着于中国特色的，我们为之负有历史感的中华大家庭，历史的包袱也不无沉重感；现实形象极其多面而变化奇快的我们这个大国，似乎在发展前景的若干方面继续让世界为之惶惑，又继续促动着或制约着地方社会的变化。因而，我们研讨的愿望也包含尽可能了解中国这个全球背景下的“大地方”。这样，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影响（A），同中国（B）云南（C）构成类似多变量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向微观方面深入到 $a_1b_1c_1, a_2b_2c_2 \dots a_nb_nc_n$ ——也就是云南土地上融合了世界、国家和地方种种因素的群体，其共性和个性的缠绕怎样被描述和解说？一个实例是，云南某族被称为“全民信佛”，而且是中国土地上少见的小乘之佛，相关的政策够宽松吧，当地人也历来安安稳稳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可是近些年有来自东南亚的毒品直接污染进村寨，又有面向东南亚的外流妇女，要解决问题凭古老的信仰或一般的政策宣传好像不灵了，凭中国西部和云南土地上明显增多的国际资助的 NGO（非政府组织）社区干预项目，也还是杯水车薪。地方、国家和世界暂时就是这样难以真正整合地地面面相觑。再比如，当全球化以它最具威力或杀伤力的非多元化发展模式、以“GDP崇拜”席卷中国各地，云南本土许多种民族服装、民居建筑、民间礼仪活动，是否无可免地丧失了其群体文化特性，就只膨胀了大众文化、旅游文化式的商品功用？

旅游部门的项目策划或者有意识地将地方性的文化纳入到民族国家现代化话语之中，或者迎合了旅游者关于异文化的时空想

象，或者仅仅是出于经济资本的投资目的。一旦民居文化因为上述原因而被推入旅游市场，那么，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则不仅仅是单纯地满足个人需求的被动消费，而且是被纳入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象之中。也就是说，旅游者在民居文化旅游过程中所体验的异文化震撼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体验，而且被整合到全球化时代地方性的权力政治与市场体系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者所体验的民居文化旅游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民居文化旅游被权力政治资本发明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意在通过民居文化的异文化震撼产生社会效益，带动饮食、住宿、购物、交通、就业、招商引资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归根到底，旅游部门策划、展示的旅游项目，可以说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经济资本与地方性文化资本共谋的结果。（第五章）

当然，我们的解说或批判只可能是一家之言。全球化问题涉及较多学科分别关注的现象，本书主要参照的是侧重于微观调研的社会学范式，只能涉及人口、文化取向和交往行为都在流动——那个意义上的“边地篇”，被人们开发着和阐释着的“传统篇”，其洋（国际项目）与其土（农民工）同时涌入的“城镇篇”，以及经由互联网或大型规划超越本地界线的“越界篇”。我们希望在这些大致的分类中，提供尽可能新鲜的调研案例及其理论思考。至于本书各篇章中内含的功能主义/批判主义两难取向，传统/反传统两类并不一致的写作方式，我们尝试把它们视作文本之间的开放，开放是应对表述危机的必要姿态，开放把再解说寄托给读者。

本书的调研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项目资助，此外要特别感谢院长纳麒教授、院科研处全体人员以及云南民族大学杨国才教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本书各章节的撰写分工如下：

李立纲：第一章，第四章；闵冬潮：第一章座谈附录；张宏文：第三章，第八章；杨晶：第五章；邱宝林：第七章，第十章；郑凡：序言，第二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全书统稿。

目 录

序言	(1)
----------	-------

方法篇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中的社会时空结构	(3)
第二章 “土”“洋”之际论方法	(22)

边地篇

第三章 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跨国境流动	(79)
第四章 云南与境外地方社会的特殊互动	(108)

传统篇

第五章 泸村民居文化开发反思	(139)
第六章 黄氏本土医学哲理的重写	(171)

城镇篇

第七章 从 WHO 社区康复项目看残疾人人文关怀	(201)
第八章 走访都市里的“村庄”	(229)

越界篇

第九章 解读互联网“云南游记”	(261)
第十章 云南国际大通道发展前景	(274)

方法篇 (续)

第十一章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云南与中国	(305)
--------------------------	---------

方 法 篇

第一章 全球化视野中的社会时空结构

一 全球化研究在中国得到迅速回应

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已经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是俞可平先生主编的两套全球化论丛。

俞先生于 2001 年在他主编的《全球化论丛》(II)“总序”中说：“1998 年我在《全球化论丛》(I) 的总序中曾经指出：‘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当时说这话时，理论界有一些人不但不承认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甚至连‘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反对使用。现在三年时间过去了，若再有人不承认全球化的事实，反对使用这一概念，恐怕会被认为很不合时宜。”^①这反映了这样两点事实：全球化在 20 世纪的整个 90 年代是世界范围内被人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 90 年代末期也在中国学术界热了起来；其次是随着历史跨入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大势的关注更趋密切，研究全球化的论著一下子大量出现。俞可平先生主编的两套《全球化论丛》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过程：在 1998 年编第一套时，“可供选择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所以，那套丛书大部分是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的”；“当现在编这套《全球化论丛》(II) 时，国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文献已汗牛充栋”，“此编大部分反映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的作品居于次要地

① 俞可平：《全球化论丛》(II)“总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位”。^①可以说,这两套全球化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对于全球化问题的一种态度。^②

如果说过去中国学术界曾经对于外面的重大研究课题,因为某种原因反映得不灵敏、不及时,那么这次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热心和关注,以及讨论的及时跟进,体现了中国人紧跟世界潮流,与世界展开对话,向外界表达自己意见的内在变化。相应地,中国政府为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达十几年,这一事件对政府来说,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是进一步认识全球化的最实际的课堂。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实,将使中国对自己的许多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和修订,进一步促使国内产业调整,在办事规则和作风方面也做出重大改变。总之,这十几年不仅是学术界也是政府部门认识和体会全球化的关键时期。

全球化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得到迅速回应,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在要求的反映:全球化因为其“全球”的特点,而且这种全球化是逐渐达至的,它在人类历史社会中具有惟一性,既有世界范围的空间上的,也有人类历史的时间上的惟一性。这种惟一性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个人都不例外。

二 全球化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全球化,指从15世纪以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具有全球性的各种事实和结果。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狭义的全球化,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的直接结果,更与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走上市场化道路有关。后面这一因素更使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凸显出来。

① 俞可平:《全球化论丛》(II)“总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俞可平先生还主编有一套《全球化译丛》,第一辑共5本,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1年10月出版。

全球化往往被人误解为“经济全球化”。不错,“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全球化也可以说是以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内在地包括科学和技术的作用),而且全球化最初主要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绝不能反过来说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更不能在全球化已经在全球各个领域发生广泛影响,甚至各个领域都在全球化的促进下日益呈现全球性的今天,还说“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这已经没有说服力了。

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 150 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句话。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之后,马克思接着说:“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原编者注]^①如果再联想到马克思关于资本滴着血来到世间的言论,我们就一定不会对“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这样的说法持全盘接受的态度了。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全球化事件而言,也很少是纯粹的“经济”事件,即使是大公司的全球经营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事件,也有着大量经济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军事内容。一瓶可口可乐,一辆丰田汽车,一部西方大片,背后凝聚着多少资本的欲望和投资者的政治、文化追求。许多跨国大公司既生产民用产品,也大量生产军火,这大量的军火谁知道又有多少是顺利地按照全球化的方便路径和灵活策略销往世界各地的?军火用来做什么?绝不是拿来当早点吃的。在全球化框架内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种种歧视发展中国家或者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条款,仅仅“经济”二字怎能解释得了?就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本身来说,也早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470页。

经是跨越国家界限的多学科多领域的一种研究活动，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一种全球性的共有研究资源。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而这种现象也并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尽管全球化在目前较成系统较成型的主要还只是在经济方面体现出来，但不能把所有的现象都纳入“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颇成问题的框框之内。时间上的问题与本质上的问题总应当区分开来。

吉登斯在稍为不同的角度上说：全球化的影响在不断增强——虽然这个词被到处标榜，但是对它的理解还很肤浅。全球化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它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一个“世界体系”。全球化实际上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转变。^① 所以，把全球化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实在是一种误导。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化’一词在西方传媒中频频出现，并逐步演变成各国媒体全力关注、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超越国家、跨越民族界限的新经济时代的一个共同理念。”^② 当然，现在要问全球化是否已经建立起全球性的政治、全球性的文化、全球性的社会，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全球化是一个平衡发展过程。除了全球经济初见端倪之外，没有出现全球政治体系、全球道德秩序或世界社会。”^③ 以后会不会出现呢？需要研究和历史来回答。

三 全球化在宏大的时空中展开

全球化，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与地域性、民族性相对立的，至于全球化与地方性、民族性如何相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③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